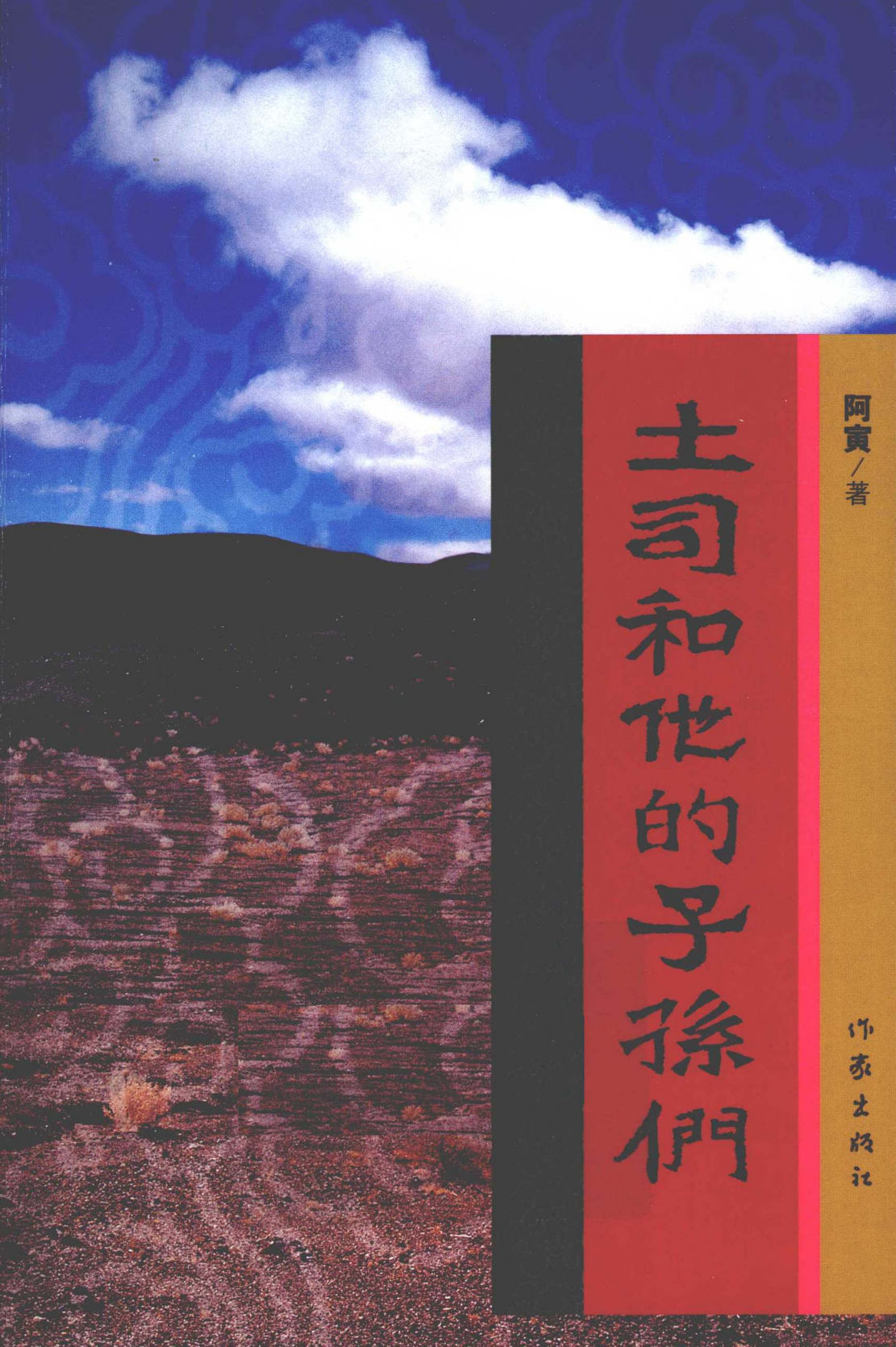


阿寅 / 著

# 土司和他的子孫們

作家出版社



# 土司和他的子孫們

阿寅／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司和他的子孙们/阿寅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148 - 4

I. ①土…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2083 号

## 土司和他的子孙们

---

作 者: 阿 寅

责任编辑: 郑建华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90 千

印张: 22.7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148 - 4

定价: 30.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第一章 发情的母鹿（缘起）..... 1

望着姑娘远去的背影，一种强烈的欲望在锁南普心中油然而生。他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姑娘娶回家，给他做第六房侍妾。

### 第二章 昏厥症 ..... 32

“镇上的法师说，你中了邪，叫鬼捉住了。我亲眼见法师拿一个大黑碗，把鬼魂从你身上捉走了。”我刚从茅坑出来，弟弟把我拉到一边，一脸神秘地告诉我。

### 第三章 情窦初开 ..... 47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场噩梦，梦见王少卫一丝不挂地躺在血泊之中。她的背后，是一座高高的嘛呢堆，嘛呢堆周围，七彩的经幡迎风招展，噼啪作响。

### 第四章 红斑鸠 ..... 62

王世红跟“哇头婆”厮混了将近一年，身子被“哇头婆”掏空了，瘦得剩一把骨头。从那以后，王世红一见女人就打摆子。

### 第五章 瘟疫 ..... 85

我祖父掏出盒子炮，朝天放了一枪。一只老鹰，正好撞在我祖父射出的子弹上，哀鸣一声，直端端跌在李甲长的脚

下。老鹰身上溅出的血，喷满了李甲长的鞋子。李甲长惨叫一声，跌坐在地上。

## 第六章 衙门爷 ..... 112

老蒿弟媳妇浑身一软，痴痴地盯住我祖父。我祖父趁着酒性一把抱起老蒿弟媳妇进了堂屋。

## 第七章 心魔 ..... 204

几天之后，从喇嘛寺爆出一个天大的消息，五世鲁丹巴活佛用自制的草药毁了阳痿。消息传到卓玛家，卓玛脑子里“嗡”的一声，当场昏死过去。

## 第八章 迷魂坡 ..... 250

王世红一把夺过一张锨，对准正要动弹的头骨，狠命地抡了下去。只听“噗哧”一声，头骨碎裂，一股血水从头骨中喷出来，溅了王世红一脸。

## 第九章 咒言（缘灭）..... 338

雪越来越大，那红色的影子像一团火，穿过雪的缝隙，离我越来越近。不一会儿，那红色的影子变成了喇嘛的红袍。我心头一热，重重地向前栽去……





## 第一章 发情的母鹿（缘起）

豹子在凶险的森林里取胜，  
男人在杀敌的战场上取胜，  
女人在新婚的夜里取胜。

——民歌

这是一间狭窄而又潮湿的房间，里面混合着各种异味的空气就像烂泥坑里的臭水，熏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像一只受了伤害的狗，蜷曲在一张窄窄的板床上，用一双充满焦虑的眼睛，不安地张望着对面墙上的那扇小窗子。我敢肯定，这是我能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的唯一通道。窗子离地面很高，上面没有玻璃，密密麻麻钉了一排拇指粗的铁齿。从那里挤进来的月光，被冰冷的铁齿分割成一绺一绺的光柱，射在我眼前的被子上。被子很脏，里里外外油腻腻黏糊糊的，还散发出澡堂子里那种让人闭气的味道。我胃里一阵一阵地泛潮，要不是强忍着，好几次差点吐出来。

夜怕是深了，外面的寒冷张狂地越过小窗户不断袭来。我尽量缩紧身子，以抵御寒冷的侵袭。其实这样做是很愚蠢的，寒冷并没有因为我的惧怕而停止肆虐，反而变本加厉地向我的身体内渗透，我感到所有的骨头都生冷生冷地痛。

为了摆脱时下的困境，我努力稳定情绪，将思绪尽量调整到恰当而又舒适的状态，好让我比较容易地想起一些熟悉的人或熟悉的事来。我几经周折，脑袋快要想炸了，但是啥也没有想起来。更糟糕的是，在这混乱的思绪中，我不但没

有找到过去的我，反而将现在的我也丢掉了。我甚至搞不清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我的记忆成了一张白纸。

就在这时，一直在窗口飞来飞去游弋不定的那只小飞虫，越过窗子，直端端向我飞来，一点也不认生地落到我的手背上。我定睛一看：是一只通体发黑的小甲壳虫。我轻轻抬起手，试着吹它，可它紧紧贴在我的手背上，一副心安理得的模样。我立起手掌，它缓缓地移动身子，一直爬上我的指尖。我将手掌倒转过来，它又调转身子，从指尖返回到手腕。如此反复几次，它大概觉得腻味了，扑棱一下，撑开翅膀飞起来，顺着明亮的光柱溜烟逃出了房子。那小精灵逃得极快，就像一颗夜空中迅速划过的小小的流星。

刹那间，我灰暗的记忆里闪进一道亮光，与此同时，我的脑子里冒出一个古怪的想法：这只小甲壳虫，像我以前认识的某个人的影子，可他又是谁呢？

我绞尽脑汁，拼命地思索起来。

首先出现在我脑海的是男人般挺立的积石山和乳汁般流淌的银川河……

高高的积石山，是昆仑山脉的一个分支，它像一条巨大的蟒蛇，自西向东逶迤而来，将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截然分开。它的南面是绿油油、平展展的桑柯草原，而北面却是植被稀疏、沟壑纵横的黄土丘陵。如果说山南像一位风情烂漫的俊姑娘，那山北简直就是个衣不遮体的懒婆娘。积石山主峰大雪山是山南牧民心中的神山。为了祈求神灵保佑、吉祥平安，每年有不少山南牧民围着大雪山磕长头，他们往往要花费好几个月才能绕着它磕完一圈。

积石山自古是中原王朝的西北屏障。

历来活跃于雪域高原的各方势力在相互挤对的间隙，时时瞅视着中原这块让他们咽口水的肥肉。但他们真要把这块肥肉吃到嘴里，必须越过险峻的积石山，夺取山北重镇河州作为东进的大本营，才有进一步图谋的可能。然而要在河州扎稳脚跟，绝不像争夺邻居的草场那么容易。河州城面临黄河，背靠积石，是西通青藏、东连中原的咽喉。



这里既是西北各民族之间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旱码头，又是历史上中原王朝控驭西北的桥头堡。中原历代王朝都曾在这里设藩镇，筑边墙，派大员，驻重兵。

河州城西端的银川驿，跟沃野千里的中原相比，不过是屁股大一坨地盘，但它却是河州通往山南的第一驿站，南北势力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第一缕战火总是从这里燃起。

神石峡是积石山中最大、也是最负盛名的一条峡谷。走进峡谷不远，就会看见一处白石崖，那洁白如雪的崖石，在阴森森的峡谷中，格外醒目。当地志书记载这样一段故事：宋时，山南角厮啰政权强盛。神宗时，角厮啰（藏族长篇叙事史诗“格萨尔王”的原型）之孙木征攻陷河州。熙宁六年，宋将王韶率兵征讨，木征退守银川驿。王韶乘胜追击，破银川，木征部众千余人被戮，木征出逃，妻儿被俘。秋月，木征意欲利用雨后大雾掩护，穿越积石山，突击银川驿。不料，误入绝境，兵马被困。见此情景，木征大怒，抽出宝剑，奋力劈击，顿时，石开山裂，出现一条通道。白石崖，便是当年木征劈山时留下的痕迹。后来，木征降宋，为了加强与中原的联系，木征开通了神石峡商道，并派兵护送各国商队直达宋朝边境，保证了“丝绸之路”南线的畅通。

当然，这是志书里记的，除了读书人，一般老百姓并不知晓。白石崖真正在当地有了名气，倒是跟我一位赫赫有名的先祖有密切的关系。

神石峡口的前面，是一片相对开阔的盆地，盆地上绿草如茵、牛羊成群。这里属于南北过渡地带的边缘，是山北地区最大的一块天然牧场。山脚下，是庄户人家的梯田。平常年景，田里种满了青稞、油菜，还有零星的杂和（所谓杂和，就是青稞和豌豆混杂在一起种，当地人喜食炒面，杂和是磨制炒面的重要原料）。五月里，油菜花开得纷繁的时候，豌豆开始打起粉红的苞蕾，青稞憋足劲儿拔节，那粉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的梯田，将往日蓬头垢面的积石山脚打扮得就像一位即将出嫁的新娘。

发源于桑柯草原的银川河，带着牧歌一样的韵律，轻巧地穿过神石峡谷，顺着银川河道一泻而下，汇入河道北端从河州方向流下来的黄河之中。

从远处望去，银川河就像一根弯弯曲曲的藤条，坐落于银川河两岸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村庄，就像这根欢快的藤条上结出的形态各异的

葫芦。

西番庄，便是这众多葫芦当中最为奇特的一颗。

从表面看起来，西番庄没啥特别起眼的地方，只有村中央祠堂里的那座八角大碉勉强算得上是一处“名胜”。大碉有五、六丈来高，全部用大麻石砌成，里面有“之”字形的木梯，一直盘向碉顶。木梯口有门，打我记事起那门就一直锁着，巨大的铜锁上生出了深绿色的锈迹。大碉的石缝中长满了苔藓，苔藓空里还夹杂着一些开着小黄花的野草。正因为有了这些小花小草的点缀，使这座老气横秋的大碉，有了少许的生气。庄子里没有人知道建造大碉的确切年代。在大碉被毁的头一年，我还陪河州市文史馆的一位老专家到庄子上考察过一番。记得他当时还说，这样的大碉在这一带十分罕见，它对研究西番庄王氏的历史渊源和当地的人口构成很有价值。

八角大碉一直是西番庄人世代相承的精神寄托。尤其是供奉在大碉顶端的神石，更是被视为神物，决不容许任何人诋毁和轻侮。每年除夕，西番庄的男女老少，全都聚集在八角大碉的下面，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

关于这块神石的来历，颇带些传奇色彩。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积石山南边的桑柯草原上有一位锁南普土司，他有很多很多的草场，很多很多的牛羊，很多很多的仆人。

有一天，他带着管家和随从去狩猎。

锁南普家的猎场离他的官寨有一段路程。那是一片很大的桦树林，里面有很多狍子、林麝和马鹿。每逢夏秋之交，锁南普都要到猎场去围猎。眼下正值春季，不是围猎的时候，可锁南普早晨一睁眼，忽地冒出打猎的念头。

老爷要去打猎，可忙坏了府上的下人。厨娘大呼小叫着，像一阵风刮过女侍们居住的房门。紧接着，穿戴齐整的女侍们蜜蜂样钻出各自阴暗潮湿的房间，飞奔到灶火（厨房）门前，等候厨娘的号令。灶火的火炉升着了，不一会儿，伴随着滚滚浓烟飘出新鲜牛奶和炖羊肉的香味儿。小马夫箭一般剝（方言，有击、射之意）进马厩里，给老爷的坐骑添料、刷毛、备鞍。围手们忙不迭地收拾着围猎的弓箭和各种辅助器具。

锁南普用完早膳，打着响亮的饱嗝，走出寝室。这时候，土司太



太像个幽灵似的飘到锁南普身后，阴阳怪气地说：“老爷又要去围猎？”

锁南普的太太是个非常古怪的女人，官寨上下谁都怕她。自从锁南普跟她分居之后，她变得更加刻薄起来。

锁南普对这个土司府的女主人一直没有好声气，只是从鼻孔里有气无力地“唔”了一声。

“怕是哪家姑娘又要倒霉了吧。”锁南普轻蔑的态度激怒了土司太太，她咬牙切齿地挖苦道。

土司太太的声气很尖，像刀子削过一般。

院里的下人们“唰”地抬起头，紧张地望着锁南普。

锁南普听到土司太太的声音，像是被带毒的马蜂螫了一箭，心里不由地惊了一下。

“太太多虑了。”锁南普压住气冲土司太太冷笑一声，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径直朝楼下走去。

“老爷‘围猎’的时候可要多长个心眼，要（bao不要）看走了眼。”土司太太本想跟锁南普好好理论几句，可锁南普只想赶快离开，毫无心思跟她斗嘴。土司太太大为失望，她冷冷地看着锁南普走下楼去，不甘心地冲他的背影偷偷地啐了一口唾沫。

管家将锁南普那匹心爱的雪鬃马从马厩里牵出来的时候，试图劝阻锁南普，说，豹子和马鹿正在发情。

而锁南普恶狠狠地说，发情有啥不好，骚味儿解馋。说完，从管家手中接过马鞭。老管家没等家奴过来，赶紧跪在地上。锁南普犹豫了一下，扭过头，愠怒地望着姗姗来迟的家奴。

“老爷，上吧，老奴的身板还结实着呢。”

锁南普不好驳了老管家的面子，一抬脚，用马靴踩着老管家的脊背上了马。

去猎场要经过一片开阔的牧场。一条小溪像柔软的哈达，从草场中间亮晶晶地穿过。绿油油的草场上，挂满草尖的露珠，在早晨的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芒；勤快的牧人早已把牛羊赶到草地上，躲在一边，轻轻地哼着小曲儿。整个牧场，到处洋溢着春的气息。

锁南普打马来到了草地，张开鼻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唔，没错，真格闻到了马鹿发情的骚味。”说完，收住缰绳，让坐骑慢慢地晃悠起来。

管家不相信，也伸出鼻子，不停地在空气里搜索。

眼前这片牧场是锁南普从他父亲老锁南普手上接管下来的最大一笔家产，老锁南普临终时神情凝重地叮嘱锁南普，这是锁南普家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守住它，就守住了整个家族的命根子。锁南普小的时候，老锁南普就不停地给他灌输：一碗酥油，是用上千滴牛乳制成的；一碗糌粑，是用上万滴汗水换来的。为了这片草场，锁南普家族有好些人付出了性命。咱家这片草场青草为啥长得这么旺，花儿为啥开得这么艳，那是因为它们的脉管里流淌着先祖们滚烫的热血。锁南普承袭土司以来，丝毫不敢懈怠，挑选最好的牧人精心打理这片牧场。凡来锁南普官寨做客的头人，无不夸赞锁南普家的牧场。锁南普也总是喜欢客人跟他谈牧场的事儿，借此炫耀他的富足和优越。

穿过牧场，是大片的青稞和油菜。望着绿油油的青稞和黄澄澄的油菜在微风中随意泛着动情的波浪，锁南普精神陡然亢奋，他放开嗓门大声吆喝一声，放马奔驰起来。

快到猎场的时候，林子里传来一阵老鸦的聒噪声，锁南普的右眼皮不由地跳了几下，弄得他不停地用手揉搓。

管家以为主子的眼睛里进了沙子，赶过来问：“老爷，您的眼睛不舒服了？”

“唔，右眼皮跳得难受。”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老爷，咱们还是回吧，现在不是打猎的时候。”

锁南普家的猎场与他家的老对头索朗土司的领地相邻，老锁南普土司活着的时候，跟索朗土司结下了冤仇，所以，锁南普每次去猎场打猎，老管家总是提心吊胆，不敢有半丝马虎。

“听见夜猫子叫，就不走夜路了？”锁南普一扬鞭，胯下的雪鬃马狂奔了起来。

和老锁南普一样，锁南普天生就喜欢冒险、喜欢狩猎。小时候，锁南普第一次跟着父亲老锁南普到猎场围猎，就迷上了这地方。

一次，他背着大人，一个人拿了弓箭，去了猎场。

那天，锁南普离开官寨时，天气还好好的，可到了晌午，从积石山顶飘来大朵大朵的乌云，它们低低地掠过猎场的上空，很快，整个猎场被铁青的乌云遮盖得严严实实。紧接着，风来了，一阵紧似一阵。

森林上面，翻卷起伏的树冠，就像大海中狂风掀起的巨浪。黑色的乌鸦在风中啼号着，成群结队地离开森林。

锁南普拼命往森林深处钻。森林里到处都是白桦树，那些粘搭搭的枝叶，在风中亮晶晶地抖动着，就像一团团绿色的烟雾。

锁南普正想坐在一棵白桦树下休息，忽听得一声巨响，从森林顶端扑下来的劲风，吹倒了跟前一棵枯死的白桦树。那树倾倒时，早已风化的树干，在半空中碎成木屑，雪一样纷纷扬扬飘落下来。

锁南普飞身一跃，像受惊的兔子，钻进林棵。他没头没脑地一路狂奔，从白桦林的另一头钻出猎场。

眼前是一片绿色的草甸，一条小溪从草甸叮叮咚咚地流过。周围有大片大片的芦草，像一堵堵绿色的照壁竖立在小溪两边。

天空越来越暗，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风，在草甸上打着尖利的呼哨，一阵一阵愤怒地掠过。远处，终年积雪的大雪山似乎在摇晃，繁密的树林，泛着青色的光亮；近处，山坡上白桦树的枝叶，在风中不断地变化着颜色，叫人眼花缭乱。

以前，锁南普跟着老锁南普狩猎，从没来过这片草甸。草甸上迷人的景致，深深地吸引了锁南普。

没想到密林深处还隐着这么一处风水宝地，锁南普喜出望外。他正要下草甸，却听见不远处传来“唰——唰——唰——”的脚步声，他悄悄地寻声望去，只见一头左顾右盼的大狗熊，沿着开满了野花的山坡向下面的小溪走去。

这是一只十分健壮的母熊，锁南普头一次见这么凶猛的野兽，心里很紧张。

“得赶快离开这里。”锁南普准备缩回林棵，却不小心脚下碰到了一块石头，那石头像上了发条一般，轱辘轱辘滚下山坡，“扑通”一声掉进小溪。锁南普赶紧趴下身子，闭上眼，屏住呼吸。

“这下完了。”

锁南普胆战心惊地趴了一会儿，但一切都很平静，那头大狗熊，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咆哮着向他扑来。于是，他大着胆子抬起头来，悄悄打量下面的草甸。

大狗熊根本没听见这边的动静，正坐在小溪中专心致志地捞鱼。

溪水清澈见底，能清楚地看见游来游去的鱼儿。

费了好半天工夫，大狗熊终于捉住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显得很得意，对准鱼头狠劲地咬了下去。

锁南普正在为眼前的大狗熊着迷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草甸对面索朗土司家的松林里钻出一个小姑娘。她探头探脑向松林下面的草甸张望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顺着山坡朝草甸走来。姑娘身子瘦小，小溪边高高的芦草挡住了她的视线，显然她没有发现坐在小溪里捉鱼的大狗熊。

锁南普家的猎场与索朗土司家的松林同属于一条山岭。最早的时候，这条山岭基本上是松树和桦树为主的混合林。山岭东侧是锁南普家的林地，山岭西侧是索朗家的林地。以前，为了伐木的事，两家经常闹纠纷，最激烈的时候还出过人命。后来，索朗家干脆砍光了桦树，只留下松树，锁南普家砍光了松树，只留下桦树，而且在林地的交接线上砍出一片空地，这样一来，两家林地一目了然，从此两家没再为林子惹过事端。

眼前这片草甸，就是两家林地的分界线。

小姑娘下了山坡，隐在芦苇后面不见了。

“她是谁，到这里来干啥？”锁南普一下子提悬了心。

过了一会儿，小姑娘猫着腰钻出芦草，正好出现在小溪里捉鱼的大狗熊面前。

小姑娘吓坏了，惊叫一声，跌坐在地上。

小姑娘的惊叫声吸引了饥饿的大狗熊，它惊喜万分，丢下手中的鱼，直奔小姑娘。

“要出人命了。”锁南普下意识地朝背上的箭袋摸去。

此时，林子里的风停了，草甸上一片死寂。

大狗熊已经爬上岸了。小姑娘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慌乱中潮湿的草地又把她滑倒了。逃生无望了，小姑娘绝望地闭上双眼……

就在大狗熊扑向小姑娘的那一刻，只听“嗖”地一声，锁南普引弦搭箭，利箭出弦。

笨拙的大狗熊来不及反应，那尖利的响箭已经牢牢地钉在它厚实的肩胛上。大狗熊怒嗥一声，转过头来，死死地盯住锁南普。

“快逃！”锁南普大喊一声。

小姑娘乘机爬起来，顺原路朝松林逃去。



狂怒的大狗熊想越过小溪，报复锁南普，可肩膀上的疼痛使它笨重的身子失去了平衡，一下子摔倒在小溪里。

大狗熊无法忍受这样的“戏弄”，前掌用力拍打着水面，溪水四溅，激起了白色的泡沫。它上气不接下气地哽咽着、怒喝着。

锁南普忍不住“噗哧”一下，笑得直不起腰来。

大狗熊在小溪里扑腾了一阵子，缓过劲来，猛地一下，从水中站了起来。

等锁南普止住笑，回过神来时，大狗熊已经气急败坏地爬上岸，直奔锁南普。锁南普躲不及了，赶紧抽出藏刀迎战。

大狗熊扑到锁南普眼前，望着锁南普手中明晃晃的刀子，犹豫了。锁南普和大狗熊就这样僵持起来。

大狗熊身体庞大，比锁南普高出一大截儿。在与对手的僵持中，大狗熊看出了自己的优势，大吼一声，向锁南普扑来。

锁南普感到一堵巨大的墙向他倒来。他使出浑身力气，将藏刀对准大狗熊的胸口用力刺去……

管家带着家奴到猎场来寻锁南普时，见他浑身血淋淋的和大狗熊并排躺在一起。

锁南普被抬回家后，整整躺了一天一夜，才醒了过来。

“少爷醒了。”一直守候在锁南普身旁的管家兴奋地叫嚷了起来。

“这是咋了？”锁南普见站在地上的人们都用异样的神情望着他，有点儿纳闷。

“少爷中了邪，叫鬼捉住了（鬼魂附身）。老爷请了法师使了一夜的法术，才把鬼魂从您身上捉走了。”管家从侍女手中接过一块丝帕，赶紧为锁南普蘸去脸上的热汗。

看见儿子没事了，老锁南普深深叹了口气，黯然神伤地离开了屋子。

“我要尿尿。”锁南普一骨碌爬起来，直奔茅坑。

那泡尿可真多，锁南普费了好大的工夫，才尿得干干净净。

“少爷，您真了不起，杀死了一头大狗熊，这么大的个头大狗熊。”锁南普刚从茅坑出来，管家把他拉到僻静处，一边说，一边用两只手非常夸张地比划着。

“是吗？可老爷像是很不高兴的样子。”



“放心吧少爷，出不了三天，您的名声就会超过老爷。”

那一次去猎场，锁南普虽然吃了大亏，但他的名声像风一样吹遍了草原的圪圪崂崂。

成年后的锁南普，每年都要到猎场围猎。

进了林子，管家吩咐家奴们拉开架势。锁南普跳下马，取出弓箭，准备围猎。可不知啥缘故，那天锁南普忙活了一天，却一无所获。

“撞着鬼了，真晦气。”在锁南普的狩猎生涯中，第一次遇到这种两手空空的背运。

回来的路上，锁南普像是叫人抽了筋似的，乏瘫在马背上，闷闷不乐。

走出猎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油菜地，在纷繁的花朵上面，各色蝴蝶摇动着轻灵的翅膀，飞来飞去。锁南普抬起头来，就那么不经意地也斜了一眼，发现油菜地的那头走来一位挤奶回家的姑娘。

姑娘身上背着装满新鲜牛奶的奶桶，一摇一晃地前行。沉重的奶桶迫使她尽量伏下身子，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张拉得紧紧的弓。

起初，那姑娘只顾赶路，并没有留心身后传来的马蹄声。直到锁南普打马从她跟前经过时，她才吃力地抬起头来，正好与回过头瞧她的锁南普打了个照面。

当时正值夕阳西下，桔红色的霞光将姑娘的脸庞映照得就像一朵红艳艳绽放的格桑花。

锁南普的眼前“唰”地一亮，那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美最美的姑娘。

一直闷闷不乐的锁南普猛地勒住马，响亮的马嘶声，划破了草原的宁静。

锁南普一个鹞子翻身，从马背上跳下来，横在姑娘面前，细细打量起来。

那姑娘穿的很单薄，油亮的奶桶皮带深勒在她的胸前，使她饱满的胸脯格外显眼。锁南普禁不住想，她那单薄的袍子下隐着的一对鼓鼓的奶子，肯定像嫩滑滑的圆根（蔬菜的一种，块根圆而肥大，香甜可口，西北普遍种植），一碰就会挤出奶水来。

“从哪儿蹿出的母羔子，把我的心快吓出来了。”锁南普想逗逗姑



娘，故意挣大嗓门，叫道。

“老爷，您看错了，是一只发情的母鹿。”管家跟着调侃了一句，引得身后的家奴们一阵狂浪的笑。

姑娘臊了，脸一红，勾下头，继续赶路。

望着姑娘远去的背影，一种强烈的欲望在锁南普心中油然而生。他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姑娘娶回家，给他做第六房侍妾。

锁南普的正房太太是锁南普家的另一个邻居丹真土司的女儿。那时，老锁南普土司和索朗土司正闹得水火不容。为了对付索朗土司，老锁南普决定跟丹真土司联姻，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声望，扩大自己的实力。锁南普一开始就不喜欢丹真土司家的这个大小姐，她不仅人长得骨瘦如柴，而且性格刁钻古怪。勉强过了新婚之夜，锁南普就搬到自己的寝室，不再碰她。

刚过门的少太太对此十分恼怒，气咻咻地跑去理论。而锁南普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搂着你睡觉，我会做噩梦。”

少太太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鱼身上剪不下羊毛。我原本就不想把女儿嫁给老锁南普家的这只活兽，这小子自小不是个吃素的买主，十五岁就杀死熊瞎子。看看，恶劲上来了吧。”丹真土司被激怒了，他立时带足人马，狂风一般扑到老锁南普的边境，大有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老锁南普一看丹真土司动了真格的，赶紧备了厚礼，用牛皮绳捆了锁南普，亲自到老亲家丹真土司的帐下下话（求情），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后来，征得丹真土司的同意，锁南普将少太太陪嫁过来的贴身侍女收了房。但少太太对她的贴身侍女管得很严，虽说收了房，锁南普想和侍女亲热，还得偷偷摸摸地躲着少太太。

锁南普继位后，狠下心又相继娶了三房妾室。从此，锁南普的寝室里，天天有欢声，夜夜是春宵。

土司太太难以忍受锁南普寝室里有恃无恐的浪声浪气，跑过来干预。

“如今老爷是老鼠掉进面板柜里，有的吃了。”

土司太太闯进锁南普寝室时，锁南普怀里正搂着刚刚娶来的侍妾。

“是呀，女人就像庄稼地里的青稞，熟了不吃，就会烂在地里。”锁南普一副很得意的样子。



“老爷可要当心身子呀，女人毕竟不是糌粑。”

“放心吧太太，我要的就是能当糌粑吃的女人。咋，太太嘴馋了？”锁南普放下怀里的侍妾，顺手拍了一把侍妾肥嘟嘟的屁股。那年轻的侍妾故意惊叫一声，屁股一扭一扭地从锁南普太太面前招摇而过。

“小心噎死你。”土司太太看着锁南普和侍妾放肆的样子，骂了一句，转身走了。

不久，朝贡的日子到了，按草原上的规程，像锁南普这样的大土司，每隔几年，都要向中原皇帝进贡。这虽然是一件苦差事，但毕竟是见皇上，它所带来的荣耀，不亚于去拉萨朝觐，一般土司就连想想都是件奢侈的事情。为了尽可能地给中原皇帝留下一个好印象，锁南普亲自挑选了上好的氍毹、马匹、藏刀和各种珍奇异物，请喇嘛择了良辰吉日，带着庞大的朝贡队伍，浩浩荡荡向中原进发。锁南普所到之处，大大小小的土司、头人夹道迎送，喇嘛寺的活佛、高僧还专意为他设坛诵经“荐福”。

桑柯离京城山高水远，千里迢迢，这一去一来，就是一年多时间。

锁南普朝贡回来时，领地上的僧侣、民众围在土司府门前，为他举行隆重的接风仪式。锁南普一心惦着那三房糌粑样甜心的妾室，好不容易应付到仪式结束，就急不可耐地扑进府里。锁南普兴冲冲地找了一大圈，发现他新娶的三房妾室不翼而飞。

锁南普急了，去追问土司太太。

刚才，在土司府门口，人们为锁南普接风的时候，土司太太并没有出去，而是和她的贴身侍女锁南普的第二房妾室一起躲在房子里。

土司太太的房子在土司府二楼，站在窗口，就可以看到土司府门口热闹非凡的场面。

土司太太远远望着锁南普在众人的恭贺声中洋洋得意的样子，鼻孔中轻蔑地哼了一声，转过身来。

“太太，老爷回来了，您不出去迎一下？”侍女小心提醒道。

“迎他？这条不安分的公狗，不知又在哪儿粘了骚味儿，我巴不得一刀子骗了他。”

“哪怕做做样子，老爷脸上也好看些。”

“闭嘴，替谁说话呢，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贱货。他整日里和那几个骚货缠在一起，把咱俩像穿旧的破皮袄一样扔在一边，这些你都